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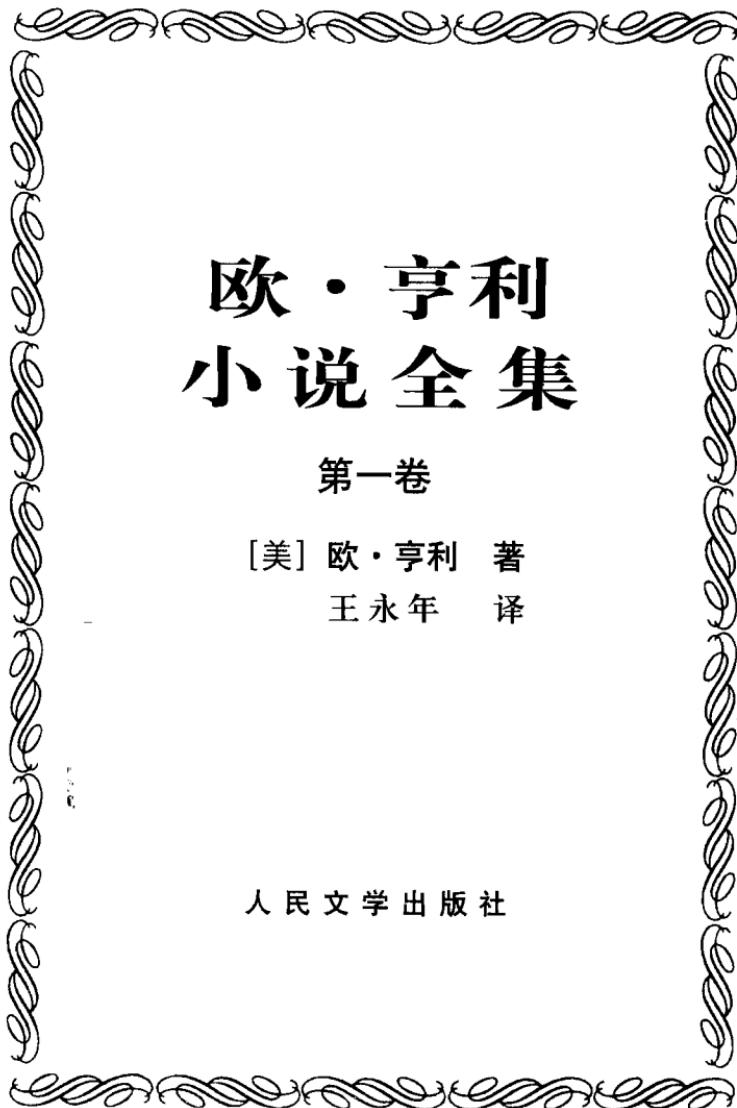
O. Henry

欧·亨利
小说全集

[美] 欧·亨利 著

第一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欧·亨利 小说全集

第一卷

[美] 欧·亨利 著
王永年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02 号

O. Henry
The Complete Works of O. Henry

根据 Garden City Publishing Co., Inc. 1937 年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欧·亨利小说全集 / (美) 欧·亨利 (Henry, O.) 著;
王永年译.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1 重印
ISBN 7-02-004235-X

I. 欧… II. ①亨… ②王…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
集 - 美国 - 近代 IV.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32398 号

责任编辑: 马爱农 责任校对: 杨 康 王鸿宝
郑南勋 杨文玉
装帧设计: 李吉庆 责任印制: 张文芳

欧·亨利小说全集
Ou Hengli Xiaoshuo Quanji
〔美〕欧·亨利 著
王永年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800 千字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79.125 插页 5
2003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1 ~ 3000
ISBN 7-02-004235-X / 1·3216
定价 160.00 元
(共四卷)

译者前言

欧·亨利是美国杰出的小说家，他以新颖的构思、诙谐的语言、悬念突变的手法表现了二十世纪初期的美国社会，开辟了美国式短篇小说的途径。他的作品富于生活情趣，被誉为“美国生活的百科全书”。

欧·亨利的真实姓名是威廉·西德尼·波特，于一八六二年生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伯勒镇一个医师的家庭，十五岁在家乡一家药店当学徒，一八八二年去西部得克萨斯州牧场当了两年牧牛人，后调换过不少职业，做过会计员、土地局办事员、新闻记者和得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第一国民银行的出纳员。一八八七年他和阿索尔·艾斯蒂斯结婚，生有一女。在银行工作期间，波特曾买下一家名叫《滚石》的周刊，发表了一些讽刺性的幽默小品（其中一部分收在本书题为“滚石”的集子里）。十九世纪末，美国西部银行的工作制度不很规范，波特供职的银行短缺一笔现金，波特为了避免受审，只身离家，流浪到中美洲的洪都拉斯。一八九六年，他获悉妻子病危，冒险回国探视。一八九七年妻子病故，波特本人于次年四月被捕，关进俄亥俄州监狱。

监狱当局考虑到波特具有药剂学的知识和工作经验，便派他担任监狱医务室的药剂师。工作之余，他开始认真写作，以稿酬所得贴补狱外女儿的生活费用。一八九九年，他在当时颇有影响的杂志《麦克卢尔》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署名“欧·亨

利”。

这个笔名，一说是狱中医务室所用一部法国药典作者的名字，一说是某个监狱看守的名字，不管怎么说，署名“欧·亨利”的作家立刻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和出版界的兴趣。

一九〇一年，欧·亨利因表现良好，提前获释。一九〇二年，他迁居纽约，专门从事写作，与纽约《世界报》签订合同，每周提供一个短篇，同时还为别的报撰稿。正当他的创作力最为旺盛的时候，健康状况却开始恶化，加上第二次婚姻不幸，他开始酗酒，终于心力交瘁，于一九一〇年六月五日在纽约病逝。

欧·亨利一生创作了将近三百个短篇和一部长篇小说。一九〇四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白菜与皇帝》以虚构的拉丁美洲安楚里亚共和国为背景，揭露了美国冒险家推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的行径。小说里的维苏威果品公司影射臭名昭著的美国联合果品公司，是享有无上特权的“国中之国”，为了压低当地的香蕉出口税，攫取超额利润，不惜发动叛乱和军事政变，撤换不俯首听命的政府。作家在这部小说里展开了几条并行的线索，试图描绘出一幅广阔的画卷，但章与章之间的内在联系不很紧密，作为几个短篇也可以单独成立，这正是作家独特的艺术手法的自然流露。除《白菜与皇帝》外，《平均海拔问题》、《“醉翁之意”》、《双料骗子》等一些短篇，也以拉丁美洲生活为题材，异国情调浓郁，别有风味。

欧·亨利的一部分短篇小说是描写美国西部草原和牧牛人生活的，主要收在以《西部的心》为题的集子里。作家时常引用吉卜林的一句话：“西方是西方，东方是东方，它们永不会相遇。”但他的用意不同于那个美化帝国扩张的英国诗人。欧·亨利所说的西方是指广阔自由、富有浪漫气息的美国西南各州；东方则

指以纽约、芝加哥等大城市为中心的工业发达的东北各州。在作家心目中，西部受到的资本主义文明的侵蚀不那么明显，人们纯朴、勤劳、正直、勇敢、充满朝气和活力，还没有沾上资产阶级惟利是图、尔虞我诈的恶习。《索利托牧场的卫生学》写了一个身败名裂的赌徒从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大城市来到草原，通过劳动和接近大自然，重新获得健康和生活的信心。

在欧·亨利的短篇小说中占有较大比例、值得重视的是描写美国大城市，尤其是纽约生活的作品。作家一生坎坷，常与社会底层失意落魄的小人物相处，对他们怀有深刻的关爱，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在欧·亨利笔下，柏油马路和钢筋混凝土组成的大城市是阴森沉默、冷酷无情的庞然大物，“人们说它铁石心肠，说它没有恻隐之心，人们把它的街道比做蛮荒的丛林和熔岩的沙漠”，但在这高楼大厦的森林里，在不毛的柏油路上，却出乎意料地长出瑰丽的人性花朵，作家寻觅并找到了独特的传奇——描写爱情、友谊、自我牺牲、美丽心灵和崇高感情的传奇。《麦琪的礼物》、《警察和赞美诗》、《最后的常春藤叶》等篇就是久负盛名、脍炙人口的描写纽约小人物的作品。作家把描写纽约曼哈顿市民生活为主的集子题名为《四百万》，原因在于当时某些作家认为构成纽约社会基础的是四百个“上流人物”，只有他们才举足轻重，欧·亨利却认为应当给予注意的不是四百个利欲熏心的资本家，而是四百万纽约的普通老百姓。

欧·亨利有一部分作品是描写骗子的。他采用说书人的形式，由杰甫·彼得斯用嬉笑怒骂、愤世嫉俗的调侃语气叙说故事，说明资产阶级社会无非是个尔虞我诈、黑吃黑的骗子社会，不少道貌岸然的“上流人物”只不过是成功的高级骗子，政界要人卖官鬻爵，金融巨头巧取豪夺都是常事，甚至一则征婚广告也可用

来敛财；创办所谓慈善事业更是设骗捞钱的妙计(《慈善事业数学讲座》)。《我们选择的道路》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弱肉强食”、“大鱼吃小鱼”的规律，说明强盗和金融资本家本质上并无不同。拦路打劫的匪徒和操纵投机的资本家都不择手段，不惜置对手于死地。

欧·亨利是位风格独特的作家，他的作品幽默风趣，诙谐机智，文笔简练，描写生动。他善于捕捉生活中令人啼笑皆非而又富于哲理的戏剧性场景，用近似漫画的笔触勾勒人物，从细微之处抓住特点，用形象的语言描绘出来，挥洒自如、左右逢源，使笔下人物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在处理小说结尾方面，欧·亨利显示了惊人的独创性。“欧·亨利式的结尾”在美国文学中负有盛名。他先在故事情节发展过程中透露一些情况，作为铺垫，埋下伏笔，但对最重要的事实却一直秘而不宣，结尾时峰回路转，豁然开朗，产生了意料不及、画龙点睛的效果，向读者揭示了整个故事的意义和人物性格及行为的全部真实，使读者在惊愕之余，不禁拍案叫绝，不能不承认故事的合情合理，赞叹作者构思的巧妙。

欧·亨利的小说结尾固然精彩，开头也出手不凡。作家的风趣幽默、轻松活泼的开场白多与比喻联想、引经据典、人物刻画、抒情议论交融在一起，特别是能把抒情和阐理加以有机地结合，使读者精神为之一振，急于知道下文。

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认为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反应如能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反应基本一致，翻译就可以说是成功的，奈达还主张翻译所传达的信息不仅包括思想内容，还应包括语言形式。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力求做到吃透原文含义，紧扣原作，在不损害汉语习惯的前提下，进行“功能对等”的转换，争取达到形

译者前言

似神似，希望读者一看就能领略原文意蕴，欣赏原著的魅力。

作家经常运用俚语、双关语、讹音、谐音和旧典新意。美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由大量移民组成，欧·亨利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德语、法语、西班牙语词汇，并引用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典故。《供应家具的房间》一篇中提到贫穷的房客们时说：“他们的葡萄藤是攀绕在阔边帽上的装饰；他们的无花果树只是一株橡皮盆景，”这里就引用了《圣经》的典故，《列王纪上》有“所罗门在世的日子……犹太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葡萄树和无花果树是安定的家庭生活的象征。遇有这类情况，译者作了一些必要的注释，希望有助于读者阅读。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拙译两卷本《欧·亨利小说选》和一卷本《欧·亨利短篇小说选》，颇受读者欢迎，经常再版。近年来，译者补译了没有译出的篇目，重新校订了已经发表的篇目，结成《欧·亨利小说全集》，谨献给读者。

王永年

二〇〇二年一月，北京

总 目 录

第一卷

四百万

西部的心

善良的骗子

第二卷

命运之路

白菜与皇帝

随意选择

第三卷

乱七八糟

滚石

陀螺

第四卷

城市的声音

剪亮的灯盏

毫不通融

流浪汉

目 次

四 百 万

托宾的手相	3
麦琪的礼物	11
咖啡馆里的世界主义者	18
回合之间	25
天窗室	32
爱的奉献	41
玛吉登场	49
城市佬	57
警察和赞美诗	63
自然调节	71
黄狗回忆录	78
伊基·舍恩斯坦的媚药	84
财神与爱神	90
泄露春光的菜单	99
绿门	106
出租马车	114
没有完的故事	120
哈里发、丘比特和时钟	129

新婚的姊妹们	136
忙碌经纪人的浪漫史	144
二十年后	149
华而不实	153
口信	161
供应家具的房间	165
昙花一现	174

西部的心

鸡心和十字架	185
麦克的赎金	200
刎颈之交	208
婚姻手册	218
比绵塔薄饼	231
傲慢的中心	243
索利托牧场的卫生学	258
下午的奇迹	275
人各有志	288
饕餮烟缘	310
绅士作风	330
苹果之谜	343
失去的琴弦	361
活期贷款	370
公主与美洲狮	377
“干谷”约翰逊的小阳春	384
圣诞奇遇	393

槲树王子	407
卡利奥佩的改造	417

善 良 的 骗 子

托拉斯的破产	429
催眠术家杰甫·彼得斯	438
现代乡间消遣	447
慈善事业数学讲座	456
夤缘奇遇	466
精确的婚姻学	473
仲夏化装舞会	481
虎口拔牙	488
百老汇的天真汉	495
艺术良心	503
黄雀在后	511
春风化雨	527
人质危机	546
猪崽的伦理	562

四 百 万



托宾的手相

有一天，托宾和我去了康奈岛，因为我们两人一共只有四元钱，而托宾想找些消遣。三个月前，托宾在斯莱戈郡的情人卡蒂·玛霍纳动身前来美国，此后音讯全无，她身边带着自己积蓄的两百美元和托宾卖掉尚瑙沼泽地的祖传家产——一间相当好的农舍和猪——换来的一百元。托宾接到信说卡蒂·玛霍纳已经来找他，之后就没有任何别的消息，也没有见到她本人。托宾在报上登了寻人启事，可是打听不到那个爱尔兰姑娘的下落。

于是，我和托宾去了康奈岛，满以为游乐场滑道的惊险和爆玉米花的气味或许能让他打起精神。然而托宾是个死脑筋，怎么也排遣不掉恶劣的心情。花花绿绿的气球惹他咬牙切齿；电影惹他骂骂咧咧；虽然让他喝潘趣酒时他从不拒绝，但对潘趣和朱迪木偶戏^① 却不屑一顾，看到上前招徕生意的铁板照相的人就想揍他们。

于是，我把他拖到一条不太喧闹的木板路的岔道上。在一座六英尺长、八英尺宽的小帐篷前面，托宾停了下来，眼神多了点人情味。

“我在这儿玩一会儿，”他说，“我要让尼罗河来的神奇的手

^① 潘趣和朱迪是英国木偶戏中的主角，潘趣驼背，鼻长而钩，朱迪是他的妻子，老是同他吵架。

相学家研究研究我的手掌，看看该发生的事情会不会发生。”

托宾相信朕兆和自然界的一些怪异现象。对不吉利的黑猫、吉利的数字和报上的天气预报等等歪理邪说都有迷信。

我们进了那个有魔法的鸡笼，里面用红布布置得有些神秘，还有不少手掌图画，掌纹像是铁路枢纽站纵横交错的铁轨。门口的招牌写的是“埃及手相学家佐佐夫人”。门里坐着一个胖女人，身披红袍，上面绣了许多乱七八糟的字母和小动物。托宾交了十美分，伸出一只手。夫人抓起托宾的同马蹄掌相差无几的手掌仔细察看，想知道他登门求教是为了取出嵌在蹄楔的石子，还是为了钉块新蹄铁。

“老哥，”佐佐夫人开口说，“你的命运纹表明——”

“这根本不是我的脚板^①，”托宾插嘴说，“当然，长得不太秀气，不过你抓住的是我的手掌。”

“纹路表明，”夫人接着说，“你流年不利，没有脱出晦气。以后还有倒霉的事情。维纳斯宫——或者是一块淤伤？——显示你谈过恋爱。由于你情人的关系，你生活中遇到过麻烦。”

“她指的是卡蒂·玛霍纳，”托宾凑着我耳朵说，可是声音很大。

“我看到，”手相学家说，“你忘不了的那个人给你带来不少痛苦和烦恼。我看到名称纹指出了她姓名中的‘卡’和‘玛’字。”

“嘘！”托宾对我说，“你听到没有？”

“你得提防一个暗色的男人和一个亮色的女人；他们两个都会给你带来麻烦。你不久就要航行，还要破财。我看到了一条给你带来好运的纹路。你会有吉人相助。你看到一个鹰钩鼻子

^① 看手相的女人说的“命运”(fate)和“脚”(foot)发音相近，托宾听错了。

的人就是那位吉人。”

“纹路有没有写出他的姓名？”托宾问道。“当他倒车把好运卸下来时，知道姓名招呼起来方便一些。”

“纹路没有拼出他的姓名，”手相学家沉思说，“但显示出姓名很长，中间应该有个‘恩’字。别的没有什么可说了。再见。请别堵住门口。”

“她知道得这么多，真了不起。”我们走向码头时，托宾说。

我们挤进码头的大门，托宾的耳朵被一个黑人叼着的雪茄烟烫着了，这下可有了麻烦。托宾拔出拳头就打黑人的脖子，女人们尖叫怪嚷，我一看情况不妙，在警察赶来之前把托宾拉出了是非之地。托宾消遣时脾气总是特别坏。

在回程的渡船上，托宾听到叫卖啤酒的吆喝，很想弄一大杯来吹吹上面的泡沫，可是一摸口袋空空如也。敢情刚才扭打时，被人掏走了他的零钱。于是我们只好干坐在甲板上，听那些意大利人拉小提琴。托宾的情绪比我们出发时更为低落，更难以接受他晦气的命运。

渡船靠栏杆的椅子上坐着一个年轻女人，打扮像是家里拥有大红色的豪华汽车，头发的颜色像是没有抽过的海泡石烟斗。托宾在她身前走过时不小心踢着了她的脚，他喝酒后对妇女总是彬彬有礼，赶紧道歉，正要掀帽时一不小心碰掉了帽子，帽子被风刮到水里。

托宾回来坐下，我开始替他担心，这家伙的倒霉事越来越频繁了。他到处碰壁，走投无路的时候即使看到衣冠楚楚的人也会踹他几脚，把渡船搞得天翻地覆。

托宾突然抓住我的手臂，兴奋地说：“约翰，你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吗？我们在航行。”